

国 外 大 视 野 丛 书

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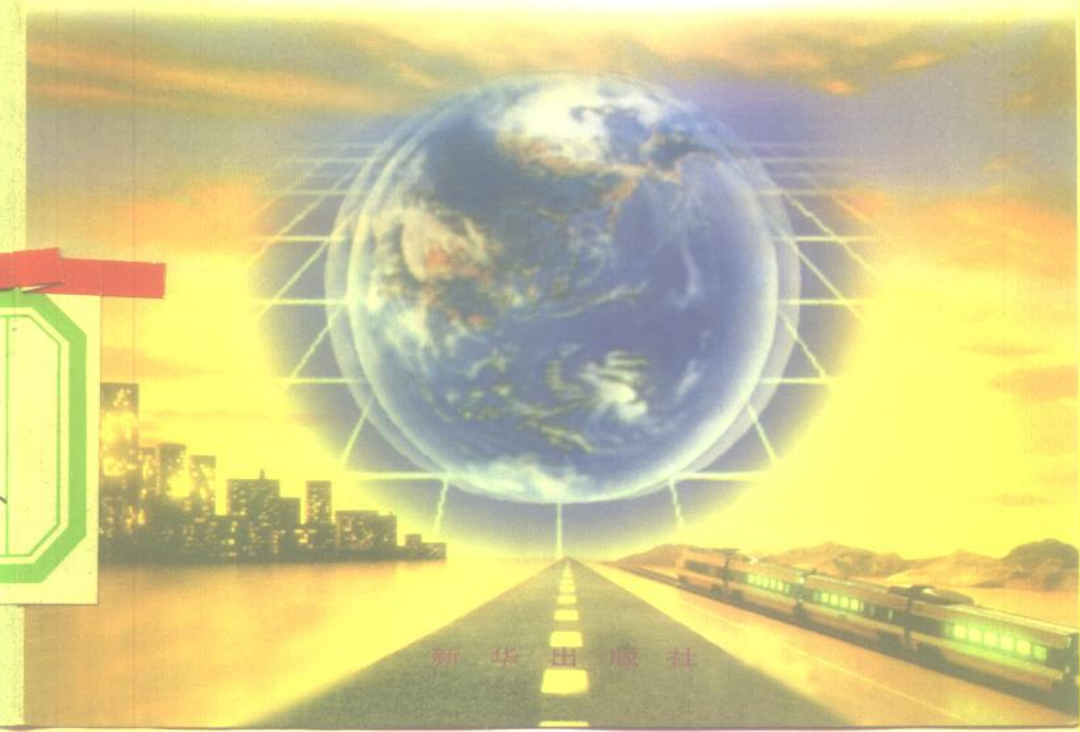
HAMISH MCRAE

[英] 哈米什·麦克雷 著 达洲 沈伯根 译

# 2020年的世界

——对未来实力、文化和繁荣的展望

THE WORLD IN 2020



新华出版社

国外大视野丛书

# 2020 年的世界

——对未来实力、文化和繁荣的展望

GDC 81/03

[英] 哈米什·麦克雷 著  
达洲 沈伯根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20 年的世界——对未来实力、文化和繁荣的展望/ (英) 麦克雷著; 达洲、沈伯根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2

(国外大视野丛书)

ISBN 7-5011-3907-5

I.20… II.①麦… ②达… ③沈… III. 经济预测 - 世界  
IV.F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8900 号

**The World in 2020**

Copyright © 1995 by Hamish McRae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6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国外大视野丛书

**2020 年的世界**

——对未来实力、文化和繁荣的展望

[英] 哈米什·麦克雷 著

达洲 沈伯根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232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一版 1998 年 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3907-5/F·560 定价: 18.00 元

# 献给我的家庭

# 译者的话

再过 800 多天，人类就将迈进第三个千年——进入 21 世纪。到下个世纪初，亦即到下一代人的时候，世界会是一副什么模样？未来学家们对此众说不一。

英国国际经济问题资深专栏作家哈密什·麦克雷所撰写的《2020 年的世界——对未来实力、文化和繁荣的展望》一书，对此提供了一种被认为是别具一格、颇有说服力的看法。

麦克雷先分析了当前世界的情况，阐释了是什么促使一些国家经济得到发展，指出了经济增长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意义。他正确地注意到各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不断变化的，而到下个世纪各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提供劳务方面的竞争力，亦即服务业的效率。

接着，麦克雷在书中探讨了“谋求变革的各种力量”，进而对这些力量在下一代人的时间内如何来改变世界，提出了他本人的看法，他着重分析了北美、欧洲和东亚三个主要经济区的前途。

麦克雷在严密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简而言之是：

到 2003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即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减半，也会在 2014 年超过美国，到 2020 年时，中国会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届时，日本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商业帝

国，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但是美国仍将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的军事力量、内部的凝聚力，特别是对全世界人才的吸引力仍将使它保持“世界政治领导地位”；至于欧洲，它会成为一个协会，但不是一个超级国家，欧洲的发展“将临近自然极限”，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将仅比拉美略多一些而已。

对于麦克雷的上述结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特别是中国年轻一代读者自会得出结论，在下一代人的时间内，世界是否是朝着他所描绘的方向发展。译者未必能看到 2020 年时的世界，但纵览全书，觉得这本书还是论证严密，言之有理，虽然有的看法有所偏颇，特别是对中国的估计，但还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故而译出呈献于中国读者面前。

本书前六章由本人译出，从第七章起由沈伯根先生翻译。由于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还望有识之士不吝指正。

达 洲

1997 年 9 月于北京

#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 第一部分 世界目前的状况

|                  |    |
|------------------|----|
| 第一章 是什么使各国求得发展   | 7  |
| 第二章 北美：正在后退的巨人   | 31 |
| 第三章 欧洲：喋喋不休地大吹大嚷 | 60 |
| 第四章 东亚：脆弱的兴旺在继续  | 88 |

## 第二部分 谋求变革的力量

|           |     |
|-----------|-----|
| 第五章 人口问题  | 117 |
| 第六章 资源和环境 | 144 |
| 第七章 贸易和金融 | 167 |
| 第八章 技术    | 192 |
| 第九章 政府和社会 | 214 |

## 第三部分 2020 年时的世界

|         |     |
|---------|-----|
| 第十章 北美  | 239 |
| 第十一章 欧洲 | 257 |
| 第十二章 东亚 | 278 |
| 第十三章 目标 | 297 |

# 前 言

撰写本书的动力来自 1991 年 9 月在牛津大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的谈话。我谈到国际金融界未来的事态发展，有人问我，是否能推荐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好的书籍。我无法办到……于是，我想到，我得试试写出这样一本书来。

我所写的不同于未来学中的大多数习题。这些习题采取提供各种方案的形式，概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让读者从中加以选择，或者描述一幅夸大的乐观主义或者夸大的悲观主义的图景。第一种办法对于企业是有用的，用来作为概述它们可能安排计划的各种可能性的一种方式，率先采用这种办法的壳牌石油公司以及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这方面作出了出色的工作。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于 1991 年夏天就世界经济的长期前景举行了一次会议，我感谢该组织帮了我很大的忙。但是，提供方案的做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有些方案可能比较正确，或者不大正确，而另一些则是明显错误的。第二种办法同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作者们倾向于对未来有一种顽固地坚持己见的看法，使读者不得予以接受：未来要么妙不可言，要么糟糕透顶，而且堆砌了种种证据来支持一种看法。我能识别这种风格，过去我本人也对此作出过贡献。

我设法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先是看一看目前存在的这个世界



界，然后探讨一下谋求变革的各种力量，并设法来判断，在下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些力量将如何来改变世界，最后把注意力放在特别是工业化国家需要采取的某些选择上。我知道，这本书有其自身的弱点，那就是许多细节结果证明是错的，不过，我更为担心的是，由于分析时的某些缺陷而使我未能发现某些真正巨大的全球性变化。

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目前的发达国家以及在今后 30 年内很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的那些国家。世界分成北美、欧洲和东亚三个主要经济区，这意味着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印度次大陆，人们只是一略而过。对于我所描述的 2020 年的情况，这不算什么严重的疏忽。从人类、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地区自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这些地区作为经济生产者，不是特别重要（中东的油田是特殊的例外），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些地区也不会变得特别重要。即便印度这个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在今后 30 年中取得了比它在过去 30 年中为好的经济成就，到 2020 年时，它也不大可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经济大强国。对比之下，中国大概会成为这么一个世界性经济大强国，虽说中国的进步或许会证明比许多人 1994 年时设想的要来得更为不平坦。

任何一个人想就世界未来的发展这样广泛的题目撰写一本书，都会知道，你所能做的只是在他人思想的巅峰垒起一小堆石头。我了解这些思想中的某些思想以及提出这些思想的人，但是，我也知道，在我 20 年来在英国两家全国性报纸上解释和撰写世界经济的变化过程中吸收和发展了另一些思想，而最初并未意识到这些思想为我所瞩目。结果是，我无法感谢任何人帮助我写了这本书，而且无法说清楚，为什么我得出了自己的那些结论。我设法在有关材料来源的注解中尽可能地解释清楚，每一章是如何写成的，是主要依据对专家的采访，还是主要凭借公开发

表的材料。

为《独立报》撰稿已证明是一个扎实的基地，可从那里出发进行我的未来之旅。我不仅能够通过我的专栏向市场测试一下若干想法，而且我周围有一批人富有创见，精力旺盛，我可以测试他们的意见，当他们认为我的看法错了时，很快就告诉我，其中有几位想法写进了本书；玛丽·德耶夫斯基在俄国发生的变化问题上是一位贤明的顾问，就如蒂姆·杰克逊在日本问题上是这样一位顾问一样；戴维·罗布森和简·泰勒则一再问道：“想法很有意思，不过，这个想法是否对头？”；马修·西蒙兹就经济学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想法；编辑安德烈亚斯·惠塔姆·史密斯在整个撰写过程中一直鼓励我。

还有一批人跟这本书直接有关。在哈珀·柯林斯出版社，迈克尔·费希威克一直是一位模范发行人，满怀热情，时而给予支持，时而提出意见，而朱丽叶·范奥斯精心熟练地编辑了手稿。安德罗·埃文斯设计了封面，菲利普·刘易斯设计了全书。《独立报》的贾斯廷·阿伦德尔和帕特里克·坎宁安看了校样，克里斯廷·伯恩斯坦编写了索引。安妮·哈撒韦也帮了我的忙，她充当了研究人员、鼓舞者、查核者和编辑，常常找到一些我希望存在，但却又无法发现的事实和数字。我的妻子弗朗西丝·凯恩罗斯也帮了我的忙，她阅读并编辑了整个草稿。除了我出了一些令人难堪的大笑话之外，她还使得我的许多想法变得更合乎逻辑。为此，也为了其他许多事情，我总是感谢不尽。

哈米什·麦克雷

1994年2月于伦敦



## 第一部分

# 世界目前的状况



## 第一章

# 是什么使各国求得发展

### 有效的社会

任何国家今后 30 年的成功或者失败取决于增长。到下一代人的时候，有的国家大概会大大改善生活水准，大大提高生活质量；有的国家将会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会变得稍微富一些，但是会感到苦恼，因为它们的经济相对地在下滑；还有一些国家则注定要失败，会面临种种痛苦，使它们的人民的生活水准下降。

要对哪些国家将会兴旺，哪些国家将会失败，作出一个切合实际的判断，必须能说清楚目前和不久前的过去的状况：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超过别的国家，不光是在改善生活水准方面，而且也在增强实力和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方面。这牵涉到探讨这些国家从现在起的竞争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这些国家制造业的力量和弱点之间相互关联的一个变数。这还牵涉到对这些国家的服务业（银行、旅馆、保健、教育等等）的效率作出某些判断：这些行业目前有多大竞争力，到下一代人的时候，它们的相对竞争力又会如何发生变化。在所有这一切中最重要的是，这还牵涉到对这些国家的整个社会的效率作出判断，特别是对北美、

欧洲和东亚对社会组织采取的显然不同的态度作出评估。<sup>①</sup>

最好是通过三个尺度的考察来对这三个地区组织各国社会的方式加以比较：国内生产总值<sup>②</sup> 在有关国家所占的比例，这使人对于国家对社会事务所承担的责任的程度有一种看法；储蓄的水平，这使人对于可以得到的投资资金有一种看法；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比例，这使人对于投资于人的发展的意愿有一种看法。

在北美和东亚，公共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大大低于欧洲，这表明，欧洲依赖于由国家出钱的教育制度、保健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的程度非同寻常，这些大约占欧洲公共开支总额的 60%。东亚国家的储蓄水平在全世界是最高的，而美国则是最低的。在第三个尺度上，北美和东亚最富有的一些国家比任何欧洲国家都更强调要确保使他们国家尽可能多的年青人接受高等教育，如果去衡量学生所达到的程度，而不是光看人数的话，数字会是接近的。北美的教育制度，且不管投入的资金有多少，所取得的结果的质量未必比欧洲或者东亚的高。在对像教育这样的服务性行业做对比时，重要的是考察产出的质量，而不是投入的数量。

本书后三章将对三大经济活动中心的出发点做比较详尽的评估，但是在这里大致描绘一番或许有助于说清楚每一个社会正在作出的不同选择。

北美所信奉的是，在社会事务上，公共开支的水平要保持比

---

① 按照惯例，“东亚”（有时是“亚洲太平洋”）经济通常包括四个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那就是日本、大韩民国、台湾和香港，以及六个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那就是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在内，但是本书把它包括在“东亚”之内。

②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经济学家衡量一个国家的商品和劳务的产出的常用尺度，本书全书使用这一概念。国民生产总值（GNP）偶尔使用。它包括从一国在国外的资产挣得的收入，不包括该国在有关国家的资产中对其它国家的支付。实际上，这两个尺度都很精确，同本章后面要讨论的问题都有关。

较低，让个人直接地或者通过保险来支付大部分钱。北美并不相信储蓄，而情愿把当前的收入中比较大的一部分花掉。北美虽然为接受教育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这种教育的产出的结果却一直是不佳的。

对比之下，欧洲则信奉国家进行高水平的干预：在西欧，在就分配资源做决定时，国家所占比重要比北美或者东亚工业化社会高得多。大多数欧洲国家相信储蓄，虽然并非全都如此。它们也都相信教育，虽然水准各不相同。

在东亚，形形色色的不同国家的政治背景五花八门，从民主制到独裁制，但是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却作出了类似的务实的决定。它们认为，国家在社会事务上所起的作用应当适度，它们坚定地实行储蓄，还致力于教育。

对这三个地区中每一个地区将在多大程度上达到繁荣作出评估，意味着对每一个地区的各个国家将如何来改变自行组织的方式作出猜测。所有发达国家并不需要完全相像。但是，我们完全知道是什么驱动经济增长，我们完全可以肯定，一个国家要取得杰出的经济成就，有些事情是必须做的。例如，美国将把它的储蓄提高到什么程度？欧洲国家将如何来改变它们的福利制度？大多数东亚国家在社会事务上的间接费用能够保持这么低吗？

各国是彼此学习的，如何治理国家的信息是普遍地可以得到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似乎一直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富有程度大体相当的国家的经济上的表现趋于相同，而富有程度不同的国家的经济上的表现趋于不同。换言之，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趋于彼此接近，而欠发达的穷国则发现，它们与富国之间的差距拉大了。只有少数国家——它们几乎全在东南亚——弥合了这一差距。

一批国家如何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成功地越过了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收入水平上的鸿沟？这种事情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难以对此作出回答。像新加坡的李光耀这样一位信奉权力主义的政治家会从自我约束和努力工作来解释这个地区的成功，而在日本，则往往把成功归因于这个国家文化和人种上的同一性。（这在美国造成严重的冒犯，因为根据这种说法，美国由于文化和种族上的多样性而必定会相对地衰落。）另一方面，经济理论则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个地区各国对教育的投资。<sup>①</sup> 不过，这些看法中没有一种看法在实际中有很大帮助，因为这些看法实际上并没有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为什么东亚能自我约束？为什么文化上的同一性有助于增长？如果果真如此，还有什么可疑问的？如果教育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对教育的投资带来如此不同的结果？我们知道，发展迅猛的社会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在东南亚尤为醒目：诸如强调教育，储蓄率高和努力工作。<sup>②</sup> 但是我们很少明白，为什么这些社会形成了这些特点。

在对未来进行预测时，你得对现存的工业化国家所能获得的能力作出判断。过去 25 年来的一大教训是，“老的”工业化国家——北美和欧洲——常常痛苦地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从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中学习一些东西。下个世纪头 25 年的一大问题是，各国是否能彼此学习，不光是学习如何使它们的工业变得有效，而且学习如何使它们的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有效。

---

① 在 80 年代，对于增长的研究成了经济学中崭新的时髦的领域，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被看成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关键。世界银行 1993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牛津大学出版社于 1993 年 9 月替世界银行出版）论证说，教育和投资这两者在引发东亚国家的繁荣上起了重大作用。

② 世界银行一批专家在上面提到的《东亚的奇迹》这份报告对东亚增长的共同特点作了最出色的研究。